

卷第三百九十一 銘記一

李斯 夏侯嬰 張恩 高流之 高顯洛 謝靈運 王果 豐都塚 樊欽賁 姜師度 鄔載 鄭欽悅

李斯

周末，有發塚得方玉石，上刻文八十字，當時莫識，遂藏書府。至秦時，李斯識八字，云：上天作命，皇辟迭王。至漢時，叔孫通識二字。（出《述異記》）

夏侯嬰

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，及死將葬，未及墓，引車馬踏地不前。使人掘之，得一石室，室中有銘曰：「佳城鬱鬱，三千年見白日，吁嗟滕公居此室！」遂改卜焉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張恩

後魏天賜中，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塚，得志云：「我死後二千年，困於恩。」恩得古鐘磬，皆投於河。此又別見《聖賢城塚記》。（出《史係》）

高流之

後魏高流之，為徐州刺史。決滹沱河水繞城，破一古墓。得銘曰：「吾死後三百年，背底生流泉，賴逢高流之，遷吾上高原。」流之為造棺槨衣物，取其柩而改葬焉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高顯洛

洛陽大統寺南，有三公令史高顯洛宅。洛每於夜見赤光行於堂前，如此者非一。向光所掘地丈餘，得黃金百斤。銘云：「蘇秦家金，得者為吾造功德。」洛遂造招福寺。世又謂此地蘇秦舊時宅，當時元義秉政，聞其得金，就洛索之，以二十斤與之。案蘇秦時未有佛法，功德者，不必起寺，或是碑銘之類，頌聲績也。（出《洛陽伽藍記》）

謝靈運

宋浦陽江有琵琶圻，圻有古塚，墮水。甃有隱起字云：「筮吉龜凶，八百年，落江中。」謝靈運取甃詣京，咸傳視焉。乃驗龜絲，古塚已八百矣。（出《水經》）

王果

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，出為雅州刺史。於江中泊船，仰見岩腹中有一棺，臨空半出。乃緣崖而觀之，得銘曰：「欲墮不墮逢王果。五百年中重收我。」果喟然歎曰：「吾今葬此人。被責雅州，固其命也。」乃收窆而去。

豐都塚

東都豐都市，在長壽寺之東北。初築市垣，掘得古塚，土藏，無磚甃。棺木陳朽，觸之便散。屍上著平上幘，朱衣。得銘云：「筮道居朝，龜言近市。五百年間，於斯見矣。」當時達者參驗，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、《兩京記》）

樊欽賁

寇天師謙之，後魏時得道者也，常刻石為記，藏於嵩山。上元初，有洛川郟城縣民，因採藥於山，得之，以獻縣令樊文。言於州，州以上聞，高宗皇帝詔藏於內府。其銘記文甚多，奧不可解。略曰，木子當天下。又曰，止戈龍。又曰，李代代不可移宗。又曰，中鼎顯真容。又曰，基千萬歲。所謂「木子當天下」者，蓋言唐氏受命也。「止戈龍」者，言天後臨朝也。「止戈」為「武」，武天後氏也。「李代代不可移宗」者，謂中宗中興，再新天地。「中鼎顯真容」者，實真宗之廟諱。「真」為睿聖之徽諡，得不信乎。「基千萬歲」者，「基」玄宗名也，「千萬歲」蓋曆數久長也。後中宗御歷，樊文男欽賁，以石記本上獻，上命編於國史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姜師度

衛先生大經，解梁人，以文學聞。不狎俗，常閉門絕人事。生而敏悟，週知天文曆象，窮冥索玄。後以壽終，墓於解梁之野。開元中大水，姜師度奉詔鑿無咸河，以溉鹽田。剗室廬，潰丘墓甚多，解梁人皆病之。既至衛先生墓前，發其地，得一石，刻字為銘，蓋先生之詞也。曰：「姜師度，更移向南三五步。」工人得之，以狀言之於師度。師度異其事，歎詠久之，顧謂僚吏曰：「衛先生真奇士也。」即命工人遷其河，遠先生之墓數十步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鄔載

開元中，江南大水，溺而死者數千。郡以狀聞，玄宗詔侍御史鄔君載往巡之。載至江南，忽見道旁有古墓，水潰其穴。公念之，命遷其骸於高原上。既發墓，得一石，鑿而成文，蓋志其墓也。志後有銘二十言，乃卜地者之詞。詞曰：「爾後一千歲，此地化為泉。賴逢鄔侍御，移我向高原。」載覽而異之，因校其年，果千歲矣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鄭欽悅

天寶中，有商洛隱者任升之，嘗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：「升之白。頃退居商洛，久闕披陳。山林獨往，交親兩絕。意有所問，別日垂訪。升之五代祖仕梁為太常，初住南陽王帳下，於鍾山懸岸圯壙之中得古銘，不言姓氏。小篆文云：『龜言土，著言水。旬服黃鍾啟靈趾。瘞在三上庚，墮遇七中巳。六千三百泮辰交，二九重三四百圯。』文雖剝落。仍且分明。大雨之後，才墮而獲。即梁武大同四年。數日，遇孟蘭大會，從駕同泰寺，錄示史官姚訔並諸學官。詳議數月。無能知者。篋笥之內，遺文尚在。足下學乃天生而知，計舍運籌而會，前賢所不及，近古所未聞。願彩其旨要，會其歸趣，著之遺簡，以成先祖之志，深所望焉。樂安任升之白。」數日，欽悅即復書曰：「使至，忽辱簡翰，用浣襟懷，不遺舊情。俯見推訪，又示以大同古銘，前賢未達，僕非遠識，安敢輕言，良增懷愧也。屬在途路，無所披求。據鞍運思，頗有所得。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，卜宅者實為絕代之賢。藏往知來，有若指掌。契終論始，不差錙銖。隗炤之預識曩使，無以過也。不說葬者之歲月，先識圯時之日辰，以圯之日，卻求炤事可知矣。姚史官亦為當世達識，復與諸儒詳之，沉吟月餘，竟不知其指趣，豈止於是哉。原卜者之意，隱其事，微甚言，當待僕為曩使甲子然，何能見曩

也。謹稽諸曆術，測以微詞，試一探言，庶會微旨。當梁武帝大同四年，歲次戊午。言『旬服』者，五百也。『黃鍾』者，十一也。五百一十一年而圯。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，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。『三上庚』，三月上旬之庚也。其年三月辛巳朔，十日得庚寅，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。『七中巳』，乃七月戊午朔，十二日得己巳，是初圯墮之日，是日己巳可知矣。『浹辰』十二也，從建武四年三月，至大同四年七月，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，每月一交，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。二九為十八，重三為六，末言四百，則六為千，十八為萬可知。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，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，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，故云『二九重三四百圯』也。其所言者，但說年月日數耳。據年則五百一十一，會於『旬服黃鍾』；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，會於『六千三百浹辰交』；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，會於『二九重三四百圯』。從『三上庚』至於『七中巳』；據歷計之，無所差也。所言年則月日，但差一數，則不相照會矣。原卜者之意，當待僕言之。吾子之問，契使然也。從吏已久，藝業荒蕪。古人之意，復難遠測。足下更詢能者。時報焉。使還不代。鄭欽悅白。」記，貞元中，李吉甫任尚書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，時宗人巽為戶部郎中。於南宮暇日，語及近代儒術之士，謂吉甫曰：「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，於術數研精，思通玄奧，蓋僧一行所不逮。以其天闕當世，名不甚聞，子知之乎？」吉甫對曰：「兄何以核諸？」巽曰：「天寶中，商洛隱者任升之，自言五代祖仕梁為太常。大同四年，於鍾山下獲古銘，其文隱秘。博求時儒，莫曉其旨。因緘其銘，誡諸子曰：『我代代子孫，以此銘訪於通人，倘有知者，吾無所恨。』至升之，頗耽道博雅，聞欽悅之名，即告以先祖之意。欽悅曰：『子當錄以示我，我試思之。』升之書遺其銘，會欽悅適奉朝使，方授駕於長樂驛，得銘而釋之。行及滋水，凡三十里，則釋然悟矣。故其書曰，『據鞍運思，頗有所得。』不亦異乎！」辛未歲，吉甫轉駕部員外郎，欽悅子克鈞，自京兆府司錄授司門員外郎，吉甫數以巽之說質焉，雖且符其言，然克鈞自云亡其草，每想其微言至蹟而不獲見，吉甫甚惜之。王申歲，吉甫貶明州長史。海島之中，有隱者姓張氏，名玄陽，以明《易經》，為州將所重。召置閣下，因講《周易》卜筮之事，即以欽悅之書示吉甫。吉甫喜得其書。扌卡，逾獲寶。即編次之，仍為著論曰：「夾一丘之土，無情也。遇雨而圯，偶然也。窮象數者，已懸定於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。矧於理亂之運，窮達之命。聖賢不逢，君臣偶合。則姜牙得璜而尚父，仲尼無鳳而旅人。傳說夢達於岩野，子房神授於圯上，亦必定之符也。然而孔不暇暖其席，墨不俟黔其突，何經營如彼。孟去齊而接淅，賈造湘而投弔，又眷戀如此，豈大聖大賢，猶惑於性命之理歟？將浼身存教，示人道之不可廢歟？餘不可得而知也。欽悅尋自右補闕歷殿中侍御史，為時宰李林甫所惡，斥擯於外，不顯其身。故餘敘其所聞，係於二篇之後。以著著筮之神明，聰哲之懸解，奇偶之有數，貽諸好事，為後學之奇玩焉。時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。」（出《異聞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